

再评《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 ——试论李宗荣团队研究信息科学的思想路径

李凌斌，李宗荣

武汉市华光信息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10

DOI: 10.61369/SDME.2025250002

摘 要： 鲁晨光的博文《李宗荣与钟义信信息科学思想比较》，引导我们仔细回顾了中国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我们感觉到：在北京的马蔼乃等学者（简称北方团队），和在武汉的李宗荣等学者（简称南方团队），两者的“思想路径”是几乎完全不同的。北方团队的主要成员曾经在钱学森班子工作过，而钱老是中国火箭和航天技术的领导人，于是北方团队成员专长于物质对象的研究，运用物理—数学方法来解决“信息”问题，这样就产生“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的说法。而南方团队的成员，比如李宗荣，田爱景，李跃新，曹芝兰等，都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李宗荣和田爱景参加过计算机研究，还使用国产晶体管计算机 TQ-709。这样，南方团队就能够深入到信息的本质、信息现象的规律以及信息过程的方法。而且，李宗荣参加过西方哲学的课程学习，很容易突破斯大林哲学的局限性，真正按照马克思的哲学指导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的研究，所以才有华光研究院今天的成果。本文的重点是总结李宗荣及其团队研究信息科学的思想路径。

关 键 词： 二元论；信息主义；信息哲学；信息科学；思想路径

Re-Review of "A Comparison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Thoughts of Li Zongrong and Zhong Yixin"

——A Discussion on the Ideological Path of Li Zongrong's Team in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Li Lingbin, Li Zongrong

Wuhan Huagua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uhan, Hubei 430010

Abstract： Lu Chenguang's blog post A Comparison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Thoughts of Li Zongrong and Zhong Yixin has guided us to carefully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information science. We have observed that the "ideological paths" of two groups of scholars are almost entirely different: one is the group led by Ma Ainai and other scholars in Beijing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orthern Team"), and the other is the group led by Li Zongrong and other scholars in Wuha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outhern Team").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Northern Team once worked in Qian Xuesen's research group. As a leader in China's rocket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Qian Xuesen influenced the Northern Team to specialize in the study of material objects and use physical-mathematical methods to solve "information" problems,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concept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ontrast, members of the Southern Team, such as Li Zongrong, Tian Aijing, Li Yuexin, and Cao Zhilan, are all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Zongrong and Tian Aijing participated in computer research projects and even used the domestic transistor computer TQ-709. This technical background enabled the Southern Team to delve into the essence of information, the laws of information phenomena, and the methods of information processes. Furthermore, Li Zongrong took cours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allowed him to easily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Stalinist philosophy and truly guide the research of information philosoph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Marxist philosophy—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of Huaguang Institut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summarize the ideological path of Li Zongrong and his team in their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Keywords： dualism; informatism; information philosophy; information science; ideological path

一、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二元论的“信息主义”

马工程教材《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析》(简称《评析》)的“结语”是一副当代西方哲学的简明地图^[1]。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过世之后写出《物理学》和《物理学之后》，批倒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创了2300多年来西方“物质一元论”的一统天下。《评析》说：“除了少数基督教哲学家外，当前的西方哲学家大多数是唯物主义者。很多哲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也没有提出或支持任何唯心主义论题。”

李宗荣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哲学系亲眼所见，那里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官方哲学，“唯物主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系 Mario A. Bunge 教授，李宗荣的博士后导师，就直接说，拥护辩证唯物主义，要将它发展为“系统唯物主义”^[2]。有的中国学者把坚持唯物主义的“学术立场”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等同起来；他们时刻警惕着，准备反击“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这实在是一种“草木皆兵”，把学术研究政治化了，是不必要、不正确的。

李宗荣从计算机硬件和程序设计的科学体验出发，抽象为二元论的“信息价值论”，“信息认识论”，“信息本体论”。在明确了信息的“哲学本体论承诺”之后，以2300年来亚里士多德“范畴论”证明“物质实在论”为模板，李宗荣用“属性论”证明了“信息实在论”^[3]；有了信息实在论的基本假设和逻辑前提，关于信息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就顺理成章了。这样，信息科学→信息哲学→信息科学，就是李宗荣探索信息科学的心路历程^[4]。

二、什么是基于二元论信息主义的信息科学与信息哲学？

维纳在《控制论》第五章“计算机和神经系统”的最后一段的文字如下：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无论是机械装置形式的，或电装置形式的，或是大脑本身，都要浪费掉大量功率，所有这些功率都被废弃掉了，并且都逸散为热。……机械大脑不能像初期唯物论者所主张的“如同肝脏分泌胆汁”那样分泌出思想来。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

在维纳提出的“物质、能量、信息”三元论的宇宙构成元素之上，李宗荣提出：“物理学的能量”不能驱动信息的演变，所以需要一个新的概念“信息学的能量”；宇宙间的“能量”概念，可以被“一分为二”，分别称之为“物质能”和“信息能”。这样，维纳三元论，就提升为“物质，物质能；信息，信息能”的四元论。但是，这样抽象性、哲理性的表述，不便于公众接受，可以继续用“能量”表示“物理学的能量”，而用“智能”表述“信息学的能量”。这样，宇宙构成要素“四元论”的表述，就简化为“物质，能量；信息，智能”。李宗荣建议，人工智能、智能科学的研究者注意维纳理论的缺失，接受关于宇宙构成要素认识的进化历程：“一元论”(物质)→“二元论”(物质、能量)→

“三元论”(物质、能量，信息)→“四元论”(物质、能量；信息、智能)^[6]。

如上所述，有两种“信息科学”：一种以香农的“数学理论”为标准方法，主张信息科学的范式就是物理学的范式：测量+数据+公式；另一种认为信息科学的范式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范式，主张：逻辑+算法+程序。有专家将香农的“数学理论”推广，得出“广义信息论”，然后将其称之为“信息科学”，出版《信息科学原理》，其“实质”是《通信科学原理》。

同时，有两种“信息哲学”，它们具有不同基本假设和逻辑前提：一种是“物质一元论”(唯物主义)；另一种以二元论的“信息主义”。

三、指导自然科学与信息科学研究的斯大林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上所述，人类思想界被亚里士多德的“物质一元论”垄断2300年了。在中国，由于斯大林哲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研究和信息科学研究，都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带偏了路线；因为斯大林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

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上，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认为，支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是他的“唯物史观”。在李大钊的论文中，既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分法”^[7]。

在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一版)第八章“苏联、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探索”的第一节第295页称，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亲自撰写了”该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集中体现了斯大林的哲学思想”^[8]。由于斯大林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斯大林的哲学思想立即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官方哲学”，并且为西方哲学界所接受。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没有一个地方显示，马克思认为他自己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于1863年过世，德国工人哲学家J.狄慈根于1866年杜撰“辩证唯物主义”术语，与马克思毫无关系。1956年2月，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苏共二十大，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典型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在它诞生18年之后，就连同斯大林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一道，被结束了。戈尔巴乔夫的哲学家弗罗洛夫，普京的哲学家杜金，都拒绝斯大林哲学。

在中国，1959年7月，翻译出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9]；1961年11月，艾思奇受书记处委托，主编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普通高校和党校、干校的哲学教材。我们认为，在苏联仅存18年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哲学界中，已经被一以贯之地追随和坚持80多年了；这是不必要的、错误的、有害的！李宗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编辑了文集，包含10多位专家的论文

和著作，共同指出：“马克思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2009年，李宗荣与田爱景合作，发表论文《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哲学——试论社会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

李宗荣认为，“学术”≠“政治”。一个学者的“学术立场”≠他的“政治立场”。当代西方哲学家绝大多数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无产阶级已经在全球哲学界获得胜利。

四、李宗荣团队两个十年研究成果的概括

迄今为止，中国的信息科学研究主要发生在北京和武汉两个城市。起初，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把“广义信息论”又叫做“信息科学”，但他实际上没有研究“信息科学”。在2023年北京国际信息科学峰会上他把“信息科学研究”更名为“信息研究”。在北京大学，以马蔼乃为代表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团队，研究了信息科学；并于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信息科学交叉研讨会。这次会议，并没有钟义信的参加。鲁晨光说，中国的信息科学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由钟义信、马蔼乃、李宗荣带头。

概括地说，李宗荣及其团队，以解决国内外“只有信息技术，没有信息科学”的局面为导向，致力于建立信息科学概念、原理、方法的体系。1994年，李宗荣下定决心，要证明关于“信息”的价值论、认识论、本体论的正确性，为回应信息的本体论

承诺^[10]而推出“信息实在论”，作为信息科学的基本假设和逻辑前提。

李宗荣团队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如下图1所示。其中，第一个十年（2002-2012），从李宗荣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攻读理学博士学位开始到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主要涉及信息科学的基础建设，包括三个层次：（1）领域信息学（自然、社会、人文信息学）、（2）基础信息学（通信、控制、计算、机器人）、（3）理论信息学。第二个十年（2012-2022），从李宗荣进入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班开始，到2023年参加北京国际信息研究峰会，主要涉及理论信息学的完善及升华，主要包含三个层次：（4）信息科学（体系结构），（5）信息哲学（价值论、认识论、本体论），（6）心灵哲学（心身问题）。这样，理论信息学既是第一个十年研究的成果，又是第二个十年研究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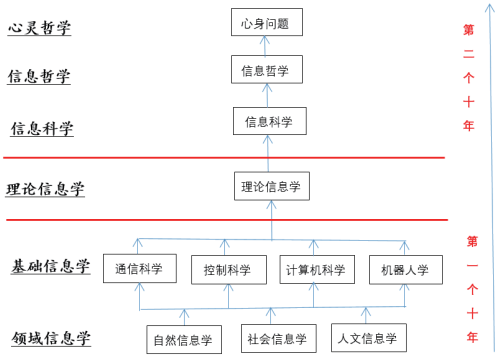


图1 李宗荣研究团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及其逻辑联系

参考文献

[1] 朱志方, 欧阳谦, 张旭. 结语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 [M] // 编写组.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析.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385-399.

[2] 马里奥·邦格. 涌现与汇聚: 新质的产生与知识的统一 [M]. 李宗荣, 李成芳, 等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3] 李宗荣. 柏拉图理念论的日喻和线喻中的“殊相”与“共相”——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以及当代理论信息科学的“属性论”[J]. 时代人物, 2021(26):1-5.

[4] 李宗荣. 信息科学: 概念、原理与方法的内容和体系 [J]. 文学与人生, 2022 (34).

[5] 维纳. 控制论: 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 [M]. 郝季仁,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5: 133.

[6] 李宗荣. 理论信息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7]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J]. 新青年, 1919, 6 (5) (马克思研究号).

[8]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2: 295.

[9]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10.

[10] Audi R, et al.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96 reprint in the US): 617.